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八

食貨志第四

何林公羊學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頃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

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
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萩雜菜畜五
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
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
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
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
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
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
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
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年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女五

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
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
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
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
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
庠序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
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
曰進士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
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
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

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
海之內莫不樂其業　愚按休言與此志相
出入

煣木為耒
宋邢曰煣木當為揉木玉篇曰而九切以火
屈木曲索易作揉

四民有業
宋邢曰姚本民作人

夫三為屋
周禮疏曰屋具也具出穀稅　毛詩甫田疏

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司馬法文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

毛詩甫田疏曰其言取孟子為説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説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

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愚按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

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
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近郊遠郊之別志
祖述其說而徵引參戾不可從也
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
也

周禮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
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
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
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
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

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
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疏曰鄰長五家則
一人者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內比長亦五
家一人彼使下士為之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

禮記學記疏曰按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
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小師
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
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日知錄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

讚說未盡

比其音律 師古曰比謂次之也

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

興雲祁祁

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　愚按呂氏春秋及韓詩外傳引此詩皆作興雲漢時相傳本如此

然後王德流洽

宋祁曰郤本王德作至德

故魯宣公初税畝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春秋譏焉好者而取之譏莫貪也

劉敞曰税畝所謂二也　愚按孟説非也杜預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税其十之一公穀皆以為税而取一

治田勤謹

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

壞井田開阡佰張晏曰商鞅開立阡佰令民各有常制

刋誤補遺曰吳說誤也仟佰開而井田壞正以為常制耳董仲舒曰商鞅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為是也按井田之制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以此為率二者之制所以使民力均一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以千畝為畔少者乃以百畝為畔無復限制

而井田壞矣　宋祁曰王本佰作陌

自天子以至封君

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

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

宋祁曰勇當作濫

世之有飢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易子而齩其骨

宋祁曰姚本而齩刪而字齩下狡反

國亡捐瘠者

日知錄曰殰古背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妻歛
傳徒見羸背老弱史記作殰後漢書彭城靖
王恭傳毀背過禮大戴禮羸醜以背皆是殰
字則此殰乃背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蘇林
音瀆是

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避字未詳　宋祁曰言土地人民
之衆不讓湯禹也

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佰謂百錢也
刊誤補遺曰按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蓋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佰之中言其技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仟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為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

粟有所渫

宋祁曰有所渫下脱矣字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愚按此語出氾勝之書路史後紀引之

畝三甽師古曰甽壟也

刊誤補遺曰按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甽遂之閒通水又曰甽上高土謂之伐其壟中曰甽由是言之壟者甽上高土甽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碩於劉向傳忠臣雖在甽畝釋云甽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為壠何哉

而播種於三甽中

宋邦曰姚本刪去三字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漢

趙過以為易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牛馬之用蓋同初不以耕也故華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並言而周官凡農政無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漢書趙過傳但云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輓犂由是言之蓋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耦與犂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

角則孔子時固已用犁此二民所以為字也

漢制考曰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云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遇特教人耦犁共二牛費省而功倍爾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

日知錄曰蓋墝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

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歲數豐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賁直二萬萬餘師古曰萬萬億也

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愚按藝文志農家有蔡癸一篇

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
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
人

凌稚隆曰從貢禹之請也

然所以有政者

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

于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容齋續筆曰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會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同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爲
日知錄曰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爲失其指矣
賈誼諫曰
愚按誼所諫之文本新書鑄錢銅布二篇而增損其辭備錄之有所考焉鑄錢篇曰迺者

竊聞吏役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㩳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顧陛下幸無怨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人情非𢿙鉛鐵及石雜銅少不可得赢而𢿙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𡗝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今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

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
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
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撿
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
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
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
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
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
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則吏
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

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鑛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闘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錢重則盜鑄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

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
有動非小故也哉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息方
今始伏望可善圖也其銅布篇曰銅布於下
為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
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
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田疇家鑄者損其
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
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
為有疑為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

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趣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跡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

綴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
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
制吾棄則以與匈奴遂爭其民則敵必懷矣
七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必行博禍可謂長
大息此其一也
非
敎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敎謂亂雜也亡餘利也
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敗作贏餘利也
百
加若干師古曰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

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

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

奈何而忽師古曰忽忽忘也

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

則數必懷

宋祁曰懷當作壞字

今久退七福而行傳禍

劉奉世曰久當作乃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

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

發兵誅之
宋祁曰當去兵字
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
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
比之秩一級入關內侯亦其亞也或説七當
作一與茂林中書合吳予謂賣爵當級級稍

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
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
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
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
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
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
當是補吏不試也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

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

宋祁曰謂下當添数字

或滯財役貧

宋祁曰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木墆音滯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

宋祁曰鋊俞玉反

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

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

之其文龜直三百

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

曰三曰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

民多買復

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

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愚按地理志大約產鹽者凡三十四處河東郡之安邑太原郡之晉陽南郡之巫鉅鹿郡之堂陽勃海郡之章武千乘郡之千乘北海郡之都昌及壽光東萊郡之曲成及東牟及惤及昌陽及當利琅邪郡之海曲及計斤及長廣會稽郡之海鹽蜀郡之臨邛犍為郡之南安巴郡之朐忍隴西郡安定郡之三水北

地郡之弋居上郡之獨樂及龜茲西河郡之富昌朔方郡之沃壄五原郡之成宜鴈門郡之樓煩漁陽郡之泉州遼西郡之海陽遼東郡之平郭南海郡之番禺蒼梧郡之高要皆設鹽官而金城郡之臨羌有鹽池朔方郡之朔方有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縣南雁門郡之沃陽有鹽澤在東北左馮翊之蓮勺有鹽池見宣紀如淳注平當嘗請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產鐵者凡四十七處京兆尹之鄭左馮翊之夏陽右扶風之雍及漆弘農郡之宜

陽河東郡之安邑及皮氏及平陽及絳太原郡之大陵河內郡之陰麾河南郡之滎陽潁川郡之陽城汝南郡之西平南陽郡之宛盧江郡之皖山陽郡沛郡之沛魏郡之武安常山郡之都鄉涿郡千乘郡之千乘濟南郡之東平陵及歷城泰山郡之嬴齊郡之臨淄東萊郡之東牟琅邪郡東海郡之下邳及朐臨淮郡之鹽瀆堂邑漢中郡之沔陽蜀郡之臨邛犍為郡之武陽及南安隴西郡漁陽郡之漁陽右北平郡之夕陽遼東郡之平郭中山

國之北平膠東國之郁秩城陽國之莒東平國魯國之魯楚國之彭城廣陵國皆設鐵官而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而漢所産之地止此然則桑孔之所辜榷猶為未盡利矣

貨者畜積無有

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皆有差下

宋祁曰姚本作皆有差小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

小宋本急刻作慘急苛刻

旗織加其上師古日織讀日織音昌志反

宋祁日昌志當改作式志

所忠言

急就章注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為姓王應麟補注日說文引詩伐木所所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

不辯自殺

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辯

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而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劉攽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

都尉也

或不償其僦費師古曰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

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

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

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

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宋祁曰當删之字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敞子也　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

此精銅不蠧蝕肉好鈎坑全

且各加一百

宋祁曰當删一字

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日知錄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後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愚按師古前注云王莽錢刀今並尚在豈有至今尚存之貨布而

反不見者鄭康成注周官外府云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師古蓋祖此語未可非也

夫周禮有賖貸

漢制考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此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假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里區謂舍

丹鉛総録曰不宿客之舍為里區宿客之

為謂舍

酒酤在民

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

率開一盧以賣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鍜家盧故取名耳

劉奉世曰名買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

耳何必取鍜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

箕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

宋祁曰叔叕作督

緣邊四夷

小宋本夷下有一有字

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文獻通考曰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
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
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
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盧舜治曰漢之五
銖最為中正可世世守之而無弊者也馴至

於王莽變成法復古制既與大錢又與小錢既行玉又行龜既行貝又行布既開賒貸又設五均既稅三夫又斡酒酤是擾天下於沸羹亂繩之域也故志終之曰世祖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班氏之源委見矣

郊祀志第五

文獻通考曰西漢之所謂郊祀盖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閒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

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書其名曰郊祀志蓋漢書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乙五帝於是以祀六帝爲郊自還固以來議論相襲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若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還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

盧舜治曰孝文用新垣平

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説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行親祠矣然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曾莫有奉而行之者此漢郊祀所以不足取也　凌稚隆曰郊祀必於圜丘方澤而漢不以其地必以衮冕率百官而漢不以其躬必於冬夏至而漢不以其時必以祖宗配而漢不以其人必以五帝日月星辰從祀其左右而漢不以其此班史之志所以志漢祀之非禮也

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宗宗人非宗伯劉歆曰于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

禋于六宗

愚按孟康三說一是鄭康成二是劉歆三是賈逵遊神之說羅泌以為謬本玄文太玄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師古以以乾坤六子為最通杜佑非通典云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

象不應祭之

平王東徙雒陽

宋祁曰越本陽作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劉敞曰蓋於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祠之下

文云集於祠城是也

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

日知錄曰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隆如雷有頃止埜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

野雞者野中之雞耳註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正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甞諱雉也

西伐東馬縣車上畢耳之山

愚按管子封禪篇云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
縣車上卑耳之山史記封禪書同

獻公自以為得金瑞
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

秦變周水德之時
愚按南監本秦上有自字

從陰道
愚按南監本道下有下字

世不得而記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

史記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最居齊東北

宋祁曰新本最作聚

會稽湘山

宋祁曰卲本湘作相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蓋衍字也

若陳寶節來一祠

宋祁曰新本無若字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

宋祁曰李奇注寓寄也晏本作寓木以主之

日知錄曰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
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
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
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
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
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者寓酷吏

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
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齊戒也
宋祁曰越本注云上宿月上旬也
而殺者赤帝子也
宋祁曰赤帝子也卲本無也字
及高祖禱豐枌榆社
西京雜記曰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
新豐亦還立焉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宋祁曰淳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

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

宋祁曰卻本無下長安二字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

愚按封禪書云族人先炊族人[illegible]即祭法之族厲孔穎達觧族為衆謂古大夫無後者師古合族人炊為一非是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宋祁曰舊本河作祠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
劉攽曰予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夏郊也
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
宋祁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
其北穿蒲池溝水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也
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恐顏說非按括地志云
渭北咸陽縣有蘭池而始皇逢盜蘭池者也
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為蒲

重更錯失　愚按師古云蒲字或滿也言其水滿也今本漢書如此正義所駁是唐時初本或後人更改蘭為滿耳

少君者故深澤侯人

封禪書云深澤侯舍人

問少君曰

宋祁曰曰字上疑更有少君二字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

愚按徐廣曰鍾縣黃縣皆在東萊康說非寬舒後為祠官

言此牛腹中有奇書
宋衲曰新本去書字
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
愚按與五利將軍為四也
蓋若獸為符
宋衲曰獸字下疑有之字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劉奉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
之於壇下也義甚通
五在中國中國名山八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中國二字

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

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

爲泰一鏠旗

宋祁曰淳化本作泰一絳旗注同越本止云泰一絳無旗字新本云泰一鏠亦無旗

辨曰說文作鏠隸省作鋒

及空侯瑟自此起

宋祁曰邵本空作坎

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

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韋說是也

劉歆曰予謂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為九皇此是矣

三月廼東幸緱氏

宋祁曰本紀作正月

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

隸辨曰衷良碑勉崈協同按古文尚書崇皆作崈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刊誤補遺曰按兒寬傳議廵守封禪之事上

以問寬乃自制儀既成拜寬為御史大夫遷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應然比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寬上壽之辭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寬之言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議改正朔寬與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略相似議既上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為元封之元者非也臣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

瓚以古明堂曲為之解　又曰寬上壽之辞所舉當時事月日可以考見大抵皆在元封二年以後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作堂汶上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也事在泰初元年又曰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于明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

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四月丙辰而實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於元封改元之歲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

黃長睿東觀餘論曰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

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亦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鵲鸛旌　之類皆莫原其始

迺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

宋祁曰南本云迺下詔字下無十二字　愚按大德本作迺下詔赦天下

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邢昺爾雅疏曰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已來衡霍別矣郭云霍山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

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云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註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註時霍山爲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

刋誤補遺曰如志文及注所云是謂南嶽之稱在虞夏則衡在漢則霍也要其實不然虞夏所祠在霍非衡

伏生虞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康成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夏傳曰爲嶽南方霍山鄭注謂嶽祭也然則天柱之爲南嶽非武帝創祠茲山特脩虞夏之舊耳其後孝宣詔祠官歲祠蕭宗巡守望祀亦皆在灊晉升平中何琦上疏曰五嶽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舊臺選百户吏以奉其職中興之際常遣禱賽宜修舊與隋志方澤從祀有霍嶽蓋自虞夏説南嶽之祠常在灊霍至唐始祠衡山爾太史公班孟堅及孔安國書傳皆注衡山者始是

祖述職方九州之鎮而云不知嶽與鎮固自
別也爾雅釋山首言五山之名江南衡河南
嶽此蓋五方之鎮同於職方所載者至後言
五嶽則南曰霍西曰華而衡與太嶽不與焉
故隋志從祀霍嶽華嶽之外又有衡鎮太嶽
鎮最為得禮也或謂衡山一名霍山斯又不
然爾雅謂山大而高曰嵩大山宮小山曰霍
二嶽正以是得名今天柱一峯介於　山之
間若小而獨高四望綿　亘數百里皆大小
相與環拱其下此豈宅山所得而名者哉景

純云衡山自別　王彥賓考訂弗審妄
下雖黃謂瀟霍因武帝憚遠始以為南嶽爾
推當舉衡山而反舉霍山是以知此書非周
公之作粃哉斯言也
下
詔改元年為元封
宋本作改為元封元年
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為複道上有楼名曰
昆侖
刊設補遺曰按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將會
諸侯則命為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

重者自下差之為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為昆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為復道上有樓甚者紛争於堦闥户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者未始施亹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室蓋公玉帶之前堂未為亹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石為基耳是後乃有畫堂至新莽遂改於未央前殿曰王路堂而名寖此舛矣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愚按地理志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魏書地形志奉高有梁父山岱岳祠王符山故明堂基

及是歲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時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宋祁曰注文高祖時配天時字當刪

禮畢祭堂下而上又上泰山

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

春幸汾陰祠后土

宋祁曰姚本春字上有明年二字

後每修封

宋祁曰越本每作毋新本無後字但云毋修

封

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

愚按博聞所引廼下有言字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圜上有銅鳳凰

愚按博聞所引鳳凰下有即金雀也四字

名曰泰液

宗祁曰泰液淳化本作泰浸予據昭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無泰浸也

幷幹樓師古曰幹或作翰其義並同

宗祁曰卲本翰作韓

而以木寫馬代駒云

宗祁曰南本無木馬二字

爲隨侯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

劉攽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

天子世傳者并周康寶鼎為四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

於長安城旁

宋祁曰南本無城字

於所集處得玉寶

宋祁曰姚本所作是

今行常幸長安

宋祁曰淳化本無行字

有風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

宋祁曰建本楫音即涉反此云音集疑非是

則合於天心

宋祁曰南本作合於天下心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愚按今文泰誓無此語

夏后啟母石萬萬里沙

宋祁曰一本無石字姚本無一萬字

皆罷候神

宋祁曰叅山予據孝宣祠叅山八神於曲城蓬山於臨朐與此相應不然太山自在五嶽

何可罷之

以問劉向對曰

宋祁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

宋祁曰令字下疑有白字

求報無福之祠

宋祁曰祠當作祀

求之盪盪

隸辨曰爾雅釋訓盪盪邢昺䟽云盪蕩音義同易繫辭八卦相盪釋文云盪衆家作蕩蔡

湛頌盪盪有功隸釋云以盪為蕩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陰師古曰三謂三王五謂五帝也

劉奉世曰此語有書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　宋祁曰顏注三五之陰疑非是余謂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耳新垣平事則文帝時也元鼎元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則元帝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主之陰文意較然明甚師古於漢書他所是正者甚多而不察於此所未諭也

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

宋祁曰牲景德本作特

其別樂曰

宋祁曰卯本無別字

承天順地

宋祁曰一本作承順天地

及月廟爾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

劉敞曰兆字衍

順風作液湯

吳江惠士奇禮說曰素內經黃帝問曰上古

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者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訓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

澂　愚按前云本草待詔七十餘人則此液
湯從內經無疑藝文志有湯液經二十八巻
在醫家如淳云液湯經誤也時則訓孟春之
月服八風水爨其燧火許慎注云取銅槃中
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
先齋鶴髗毒肙犀玉二十餘物漬種
宋祁曰髗景本作髗別本並從左與此本不
同
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宋祁曰南本無下一句